

史国良 著

悲欣交集

史国良 書

史国良自述


史国良自述

史国良 著

悲欣交集

史国良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欣交集: 史国良自述 / 史国良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 3
ISBN 978-7-5060-7323-3

I. ①悲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史国良-自传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2252 号

悲欣交集: 史国良自述

(BEIXIN JIAOJI: SHI GUOLIANG ZISHU)

作 者: 史国良

责任编辑: 王 艳 张莉娟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9.75

字 数: 159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323-3

定 价: 46.8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引 言

弘一法师圆寂前写下“悲欣交集”四字，大师的绝笔所达到的佛学境界，以及他临终前的心境，非我等常人所能理解。而我将这句话作为书名，不过是表达自己在生命旅程中亦悲亦喜的情感体验。

贫寒而命途多舛的少年时代，我也时不时能吮吸到生活中甜美的甘露，也有自己独享的欢欣；成年后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但仍有压抑不住的苦闷和挥之不去的诸多烦恼。“悲”与“欣”，似乎始终伴随着我的生活，缠绕在我的心灵之中。然而同时，“悲欣交集”亦体现出我生命的搏动，并反映出我人生的经历是如此丰富和鲜活。我愿诚实地将它记录下来，并恳诚地奉献给读者诸君。

其实，大千世界中，谁人没有过五味杂陈的内心体验呢？我是个艺术家，“悲欣交集”不仅是我观察生活

的视角，也是我进行创作的情感源泉。如果我手中的画笔，能真实地描绘出人世间那欢欣与悲苦相交织的众生相，能深刻地展现出普通百姓“悲欣交集”的人生长卷，吾之愿足矣。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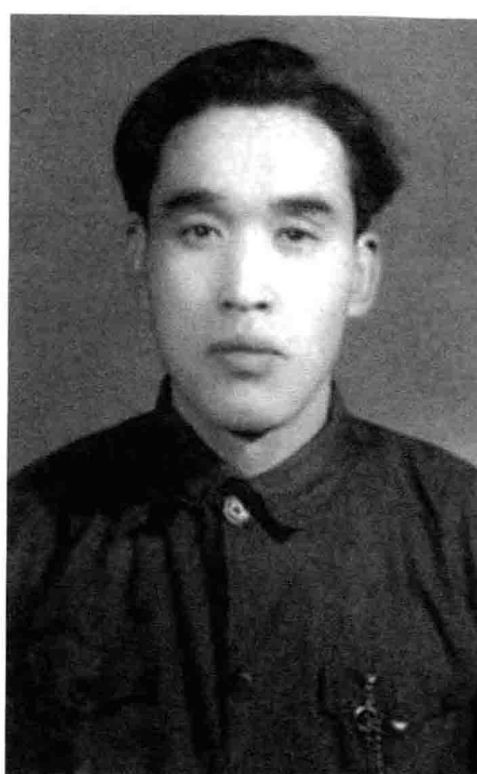
引 言	1
年少的记忆	1
求学之路	30
读研的日子	63
军艺与画院	102
我的三个老师	132
移居加拿大	171
削发为僧	219
回 家	263

年少的记忆

—

每一个人出生的国度、出生的时代，甚至自己的父母，都不由你选择。人来到世上，表面看差不多，有头，有鼻子，有眼，也都有七情六欲，其实天差地别。等你能分辨出它们的不同，或者能分辨出它们之间的不平等，那时候你已经长大了，那些烙印已经深深地打在你生命的记忆中了。科学的说法是生命对于每一个个体都只有一次，且不用去追问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上，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，最重要的是你已经来了，你已经是个男人或女人了，你可能一出生就有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也可能一出生就过上了苦日子。

有人抱怨自己的身世，自暴自弃，沉沦下去；但同



- ① 我的母亲
② 我的父亲
③ 1975年我为
父亲画的像

样出身的人，有人却走出了自己的精彩。当然，大富大贵之家，也有不肖子弟，最终一败涂地。其实，人生之路，最终还是要用自己的脚去走。

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，母亲是个家庭妇女，父母都不识字，生了我们七个孩子。我有三个姐姐，两个哥哥，一个弟弟，我排行第六。我出生在1956年1月份，记事起就赶上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，“大跃进”和三年困难时期。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三建公司宿舍区，与我们住在同一小区的工人，大多来自全国各地。当时首都搞十大建筑，从全国各地抽调工人到北京来。我父亲原来在河北大城县，我妈也是那儿的，他们两人住的村隔得不远，我爸很早就闯关东去了，在东北当建筑工人。我妈十五岁出嫁，之前都没见过我爸爸。日本侵占那里，来了就抢花姑娘。姑娘还没结婚呢，被人糟践了，将来就麻烦了，所以赶快找个主先给嫁出去。没见过男方不要紧，是正经人家就行。这样，我妈十五岁时就过了门，然后在婆家等了三年才见到我爸。办了婚后，就跟着我爸到东北去了。五十年代，北京搞建设的时候，就到第三建筑公司来了。小时候我家住的地方叫北新桥九道湾，好像是甲59号。听我妈说，我出生在安定门附近的一个医院。

现在的孩子都有个幸福的童年，而我把自己童年的记忆讲出来，可绝对算不得幸福。在我能够分辨这个世界时，第一个印象就是饥饿，饥饿伴随着我的成长。

父亲是六级抹灰工，级别较高，月薪八十二元钱，这在那时算是很高的工资了。可全家九口人，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，生活压力特别大。七个孩子都在发育期，吃得多，七张嘴接起来，就有一尺多长，都要吃父亲一个人。我们都在上学，要买书买本，要穿衣服。而且父亲又是孝子，他还要养活我在老家的爷爷。爷爷很苦，来信没有别的事，就是要钱。父亲五块、十块地给他寄。实在没钱，就买点儿油条、蛋糕什么的，打一个盒子寄过去。

当时全国人都在挨饿，不只我家，可像我家这么负担重的，又有多少呢？妈妈也想尽办法出去找点儿活干，有机会就抓住，小工啊，挖沟啊，打铁丝啊，起钉子、砸钉子啊，到建筑工地给人推小车啊，搬运大白菜啊，这种事我妈会经常去。她一走就会把年幼的孩子托给我姐姐，有时是二姐、有时是三姐来照顾我们。

那时吃饭是有定量的，别的人家也挨饿，但我家子女多，不但饿，还有竞争。都在长身体，需要量特别大。我记得那时大人是一斤粮食或八两粮食，小孩只有半斤。我家是我三姐管家，做饭时，都是拿称量，多了

一点都不行，不够就用什么菜啊、糠啊、豆腐渣啊、麸子啊，来掺和着吃。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去找吃的，地里的各种野菜，什么能吃，什么味，怎么吃法，都一清二楚；树上的哪种叶子、哪种花可以吃，也都非常清楚，从小就练就了这么一套找食的本领。但是这样还依然填不饱肚子。

饿，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对今天的孩子而言，这种景象大概是天方夜谭，他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不去吃麦当劳。可那时我整日饿得发慌，整日都在寻找，想方设法往嘴里填些东西，那种记忆真是刻骨铭心。

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大肚子，老喝菜汤，喝菜粥，把肚子撑大了，浑身浮肿，一按身上就是一个坑，半天不起来。我记得吃得最多的一种野菜叫灰灰菜，吃完之后容易拉稀。主食吃得最多的就是白薯，所以现在一说吃白薯，马上就胃酸，吃伤了。再有就是吃棒子面，棒子面那时是好东西了，可从小老吃棒子面，现在一想棒子面就反酸水。那时候饿得经常上不了炕，在学校上课间操，有时就会虚脱，忽然间晕倒了，就觉得腿软，眼前一黑，一切都不知道了。

父母在外挣钱养家，回来得晚。经常就为了等我妈，或我爸回来吃饭，我们几个小孩都不睡觉，等着他们回来，看他们吃饭，然后都说“我饿、我饿”，真像

一窝没长毛的小鸟张着大嘴要吃的。于是我爸、我妈拿筷子夹一点，送到我们嘴里，对我们说：“快睡觉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”是的，这是一个好方法，在我的童年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是在饥饿中睡着的。

有一种家务活儿是我们争着抢着要干的，那就是刷锅，因为谁刷锅，锅底就给谁吃。其实，家里也没有好吃的，那就是锅嘎渣儿，也叫锅巴。我们特别渴望吃到这个东西，虽然它黑乎乎的，但对几个饥饿的孩子有着十足的诱惑力。

当然，也有享受的时候。过年了，我妈会买一个大猪头，拿火筷子烫猪毛。我们都围过去闻味，觉得这个味特别香，特解馋。我妈用大灶炖猪头，猪头炖的沫子，一般要倒掉，我妈不倒，用勺子撇出来给我们吃，说有营养。正月初一的早上起来，无论大小，每人都能吃一碗大肥肉炖粉条，真香啊，在嘴里含老半天，也舍不得咽下去。可不是吗，一年就这么一次，一次就这么一碗，今天想起来，香气犹在嘴边。每当这时，不但孩子们开心，父母也高兴。尤其是我爸，他先不吃，而是坐在炕沿上看着我们吃。抽一口烟袋锅，吐着烟，笑眯眯的，有时眼里会挂着得意的泪花。看我们吃完了，他才磕一磕烟锅，吃他那一碗。他的碗里一定有一个猪鼻子，或猪耳朵、眼珠子，那鼻子里面还有没烫干净的猪



右起是三姐、二哥、二姐、我，我前面抱主席像的是弟弟。当时是送二哥去当兵。

毛，孩子们都不喜欢这几个部位，我爸说他最爱吃猪鼻子了……

孩子多，穿衣也是个难题。我姐有时候穿我哥的衣服，我们几个再穿我姐的衣服。如果是女式的衣服呢，那就把衣服染一染，把花衣服染黑了，然后再穿。可是这样的衣服洗几遍，太阳一晒，花就出来了。最尴尬的是穿女式裤子，右边开口，小便时还得脱裤子，于是常被人家嘲笑。再有穿鞋，因为孩子很多，都靠我妈一个人做鞋，用小布条打“夹纸”。在桌子上抹上浆子，把碎布一块块，一条条，一层层地拼叠起来，每一层都抹上糨糊，贴在墙上。外面见到小布条、小布块，就捡回来，穿的破衣服也不扔，都给打成“夹纸”，干了以后画上鞋印，剪下来，纳鞋底。我妈那时白天出去干临时工，晚上回来，还要拿麻绳搓线，在腿上搓，在大腿和小腿相交的部位上搓。为做鞋，腿都搓破了。这个腿搓破了，换那条腿。我印象中她的腿上总有没长好的疮疤和一条条的紫红印子。她每天这样干活，还供不上我们七个孩子穿鞋、穿衣服。我在上师范以前，穿的所有的衣服和鞋，都是我妈做的。鞋对我来说，比衣服还珍贵，因为男孩子穿鞋特别费，做起来也十分不容易。我脚上的鞋，经常前面一个洞，后面一个洞，好像那个年代没穿过什么新鞋，有时候就穿我哥或我姐穿小的，或

者穿着一样一只的鞋就上学去了。我小时候没有穿过袜子，没钱买袜子，因为家里穷。越想要面子，越没面子，老是抬不起头来。

我爸是个非常非常老实而又特别要强的人。孩子多，生活困难，所以他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总是吃最便宜的，菜就是咸菜，要不就是炒白菜，三分钱、二钱一份的菜，能省就省，哪怕只省下几分钱，对他来说也是好的。

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，生活好了一些，但爸妈仍然过得很苦。一次，父亲带我到他单位的院里看人家画毛主席像，就在他单位食堂吃的饭。我吃了两个馒头，爸爸只吃了一个。要了一份圆白菜，基本都给我吃了，他吃的是咸菜。见我头发特别长，他带我到他单位的理发室去。理发要五分钱，我爸没有，问人家给饭票行吗，那理发师半天也不回答。我爸爸蹲在一边既不看我也不看那理发师，只低头抽那烟锅子，连头也不敢抬，十分尴尬。我跳下椅子对我爸说：“我不理了。”那师傅一把拉住我说：“理一半了多难看。饭票就饭票吧。”他同意了，就用五分钱的饭票抵了理发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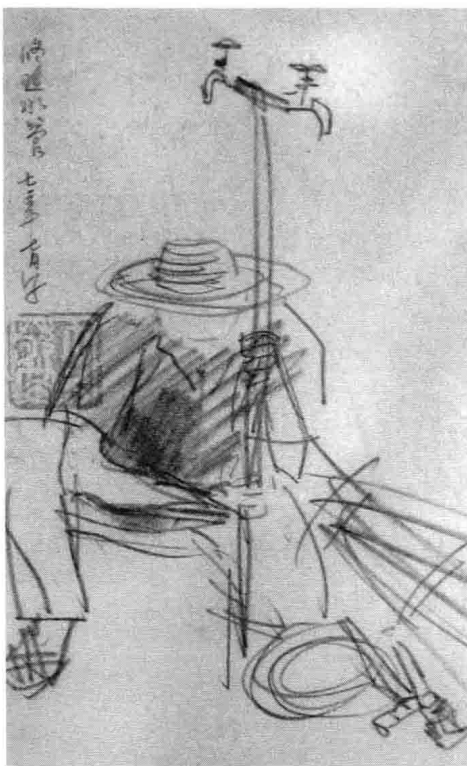
二

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我不知如何当家，但我从小就有强烈的摆脱贫穷命运的欲望。

小时候住的家属区，大人都在同一个建筑公司工作，孩子们在一起玩，父一代子一代都很熟。我家人口多，与别家相比，生活困难得多。我爸老实，那些队长、班组长很牛，我爸常被他们欺负。那边，人家的爸爸欺负我爸爸；这边，人家的孩子就欺负我们。所以从小，我就特别自卑。但我在家属区中，也有自己的优势，那就是会画画，这在我们那一带是小有名气的。谁家有什么事，需要画点什么，布置什么东西，甚至剪窗花之类的，都要来找我；在学校，老师讲课需要示范图，也要我画，这又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和满足。

爱画画似乎是我的天性，与生俱来。在有记忆之初，就在那里涂涂抹抹。看了电影回来，我会把银幕上的故事背着画下来；外面见到有趣的事，我讲不清楚，但可以用图像演绎出来。我在所能找到的地方到处画，墙上、地上、玻璃上，画得满满的。

画家不是天生的，但我爱画画却好像是天生的。我



- | | | | |
|---|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① | ② | ① ② ③ | 早期速写 |
| ③ | ④ | ④ | 早期中国画写生《同学孟云》 |